佛说离垢施女经一卷

西晋三藏法师竺法护译 • 乾隆大藏經 • 大乘宝积部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，与大比丘众俱。比丘千人皆阿罗汉，诸漏已尽逮得已办，无复尘垢而得自在，弃捐重担逮得己利，尽除终始诸所结缚，度以聪慧通达明智悉为仁贤，犹如大龙心得自在。其大人贤者阿难，菩萨万人。皆成大阿罗汉，皆一切圣达神通已畅，悉不退转法轮。菩萨其名：宝光菩萨、智积菩萨、名首菩萨、辩积菩萨、首咸菩萨、光世音菩萨、贤首菩萨、喜王菩萨、行无思议脱门菩萨、念诸法无盖菩萨、慈氏菩萨、入志性菩萨、弃诸恶趣菩萨、除众忧冥菩萨、超欲无虚迹菩萨、无虚见菩萨、德宝校饰菩萨、金宝曜首菩萨、舍诸盖菩萨、无害心菩萨，如是等菩萨具足万人。

尔时，贤者舍利弗、大目揵连、大迦葉、须菩提、邠耨文陀弗、离越、阿那律、阿难等，溥首童真、不虚见、宝英、弃诸恶趣、弃诸阴盖、光世音、辩积、超度无虚迹。时此八菩萨及八弟子，明旦著衣，持钵入城分卫，斯等俱行相与共议各各发愿。

舍利弗曰：“当如是像三昧正受入城分卫，令其中人普使一切闻四圣谛。”

大目连曰：“愿城中人皆使一切无有须臾兴施魔事。”

大迦葉曰：“愿城中人施我食者，一切皆使得无尽福至无为度。”

须菩提曰：“愿城中人敢睹光明，以是缘报皆得生天及在人间，然后逮得无为之法。”

邠耨曰：“愿其城中诸外异学梵志长者，悉得正见。”

离越曰：“愿其城中一切众人无有罪殃，悉获安隐。”

阿那律曰：“愿其城中一切众人悉得天眼。”

阿难曰：“愿其城中一切众人，悉使识念往古所可曾闻经法。”

文殊师利曰：“化其城中门户窗牖、重阁精舍、器物璎珞、树木枝叶、华实衣服之饰，皆使宣出空、无相、无愿、无所逮得、不起不灭、无有放逸、无所著声、无有形类、无吾我声。”

无虚见曰：“化其城中一切人民男女大小目所睹者，悉见佛形，至后究竟逮得无上正真之道。”

宝英曰：“化其城中一切居家所有诸藏，皆满众宝。”

弃诸恶趣曰：“化其城中所居众民，敢有犯作地狱之罪，现在之法，使罪微轻忽然虚尽。”

弃诸阴盖曰：“化其城中人弃捐五盖不使增长。”

光世音曰：“化其中人闭牢狱者使得解脱，诸有系囚令得解散，诸恐惧者得无所畏。”

辩积曰：“化其中人敢见我等皆得辩才，使诸伎乐转共谈语。”

超度无虚迹曰：“令其中人吾等目见，皆使究竟至于无上正真之道。”

时八菩萨八大弟子，各各如是悉共议已，到其城门。

于时，城中王波斯匿，有女名曰维摩罗达，厥年十二，端正殊妙，见者咸悦，第一洁白色如妙华，于月八日明星之时，与五百侍女平旦乘驾，五百梵志皆从其后，出行游观而诣祠坛，欲大祠祀。时诸梵志遥见比丘，心中念言以为不吉。诸梵志中有一梵志，年尊老耄，名曰梵天，谓离垢施女：“当知今日不祥，见诸比丘住于城门，止不须出，当还入城。见此等辈，求诸利义必不如意。”

时离垢施女，则为梵志而说颂曰：

“斯等志行，教化功德，于诸祠祀，为最吉安。

梵志若能，供养此等，一切吉利，终无有异。

则以梵戒，调定憺怕，越度诸恶，无秽众尘。

此等所行，为上良医，慰劳疗治，众生久疾。

是无瑕秽，第一师则，为无数人，去众恶事。

于诸四见，为已鲜明，梵志卿来，值上清净。

佛在世间，最胜法王，斯等是子，罗汉成就。

今诸菩萨，为最尊师，孰有知者，而舍之去？

两足之尊，上福之田，欲得生天，施此众祐。

若惠与者，果报无量，所可游处，终不损耗。

顺斯等教，具足相好，是善福田，志性清净。

假使梵志，发欢悦心，则当逮得，安隐离俗。

遵修道教，志未曾乱，而行分卫，常观精进。

所可游居，善护诸根，诸根寂定，斯众如海。

江海之水，尚可升量，十方土地，亦可步度；

若有布施，人中之王，一切所行，不可称量。

劫烧之时，须弥山坏，江海枯竭，及所有地；

其有奉施，众人尊王，劫虽被灾，福不可烧。”

于是梵志，为离垢施，而报颂曰：

“无得自恣，从愚憍心，莫祠祀时，愿乐比丘。

斯等髡头，而被袈裟，若志安解，不习此党。

恐女父母，不以欢悦，吾等当启，于大明王。

女所祠祀，则亦不祥。善哉尊女，莫受比丘！”

于是离垢施，以偈报梵志曰：

“若堕恶趣，生死之难，虽有父母，不能救济。

亦无余人，及财神咒，独斯等类，乃能救脱。

吾弃捐身，散在四方，钦乐爱敬，自归于佛。

终不希望，余人之救，唯当依附，三尊宝耳！

譬如失目，面瞻明镜，外道异学，若斯无益。

梵志犹如，须弥山烧，博闻如是，力脱为要。

未曾乏少，于博闻慧，所可闻者，悉为备具。

若能听闻，即奉行者，此乃为持，一切难及。”

于是梵志谓离垢施女：“初未曾见于尊佛及比丘众，从何因缘而生欢悦？”

女即答曰：“梵志欲知，我初生时，母以我著金宝床上，上虚空中五百天子而共飞行，我适见之，以无数事叹佛功德及法圣众。适闻音声，时于众中有一天子，初未曾见如来至真，问诸天子所叹如来德何所类。时诸天子察我心念，志怀笃信，即说此偈而赞叹佛：

“头发绀青色，净好而右旋，

如水百叶莲，犹月满盛明。

白毛眉中回，犹如雪之光，

胜眼如青莲，若蜂中之王。

人中尊师子，唇像若赤朱，

眉睫甚细妙，平正而善姝。

广长舌覆面，乃至于发际，

其教清和悦，充可智者意。

其声如钟鼓，箜篌笳笛笙，

其音和且雅，犹如琴瑟筝。

哀鸾真陀乐，莺鸟及鹞鸡，

赤觜鸣于林，最胜音超彼。

辞若师子吼，妙声坏众病，

已离诸垢秽，言诚断诸见。

行游若坐众，闻者悉解释，

所言无缺漏，可悦一切人。

胜已舍中边，犹如寂灭度，

言辞无慢恣，形体甚奇妙。

辞质无谄饰，皆为众说行，

如集华为鬘，佛慧音如是。

诸念悉丰满，胜臂过于膝，

其掌正且均，手指纤长好。

巍巍身坚固，宝容若紫金，

佛体显如日，远现悉闻音。

毛软亦绀色，一一生上旋，

佣髀犹龙象，而膝平博好。

安平足如画，于下生相轮，

称佛德如是，我时粗听闻。

在世无所慕，度于诸有处，

大哀上良医，救济众生务。

断除诸系缚，无著如莲华，

梵志我从天，闻叹佛若此。”

离垢施女谓梵志：“我从诸天闻如是比叹佛功德，从是以来不自识念而复睡眠，亦复无有淫怒、愚痴、危害之想，从是以来不自识念贪著父母、兄弟、姊妹、亲属知识，亦不爱念璎珞衣服及身寿命、国城游观，唯独恭恪念佛大圣。梵志当知，以是之故，如来所在广说经法，吾悉听之，不失一句义理严妙。我常昼夜恒观睹佛，无不见时。吾以昼夜见佛正觉，欲听闻法，奉敬圣众而无厌极。”

时离垢施，嗟叹于佛听众之德，梵天梵志、五百群众闻之欣然，皆发无上正真道意。女即下车，趣诸菩萨及大弟子，普为稽首一一礼足，一心恭恪而叉手住。时，舍利弗观离垢施女。离垢施女问舍利弗：“唯贤者，为女人身处于二识，尘欲如火多有放逸，所可好喜心不顺念，不志解脱而自放逸。善哉！贤者，唯为我等如应说法，哀矜长夜安隐无难。”

说于此语适欲竟时，王波斯匿与诸群臣，寻到彼间。王闻斯言，谓离垢施女：“惟习乐何故勤劳颜色憔悴而游此间？从生以来未曾步行，初不眠寐，卒发心行而不戏乐，无以自娱。”于是王波斯匿，为离垢施，而说颂曰：

“颜貌净妙，犹天玉女，璎珞仪式，香熏衣服。

如今女身，何所患厌？汝既无有，睡眠之解。

处在国土，仓库盈富，女之父母，常得自由。

何所不乐，今得自在？其心何故，不好在家？

又女父母，而相可悦，一切众人，之所恭敬。

何故不乐，游坐此间？若干璎珞，自严其身。

汝岂闻耶？若见之乎，所以恐怖，心怀懈倦。

女当为吾，宣畅此意。今女所誓，欲求何愿？”

时离垢施，则为父王，而说颂曰：

“大王不觉，生死之难，诸阴之患，危脆之身。

贪欲之想，所行如化，人命在世，不住须臾。

大父当了，我处毒蛇，安得睡眠，及诸所欲？

于今计此，四毒之蛇，心自念言：何所悦乐？

为诸仇敌，所见逼迫，处在众苦，云何得安？

尘劳之怨，所见唐突，吾当云何，游于娱乐？

堕毒中者，谁得睡眠？未舍怨家，云何欢喜？

堕大坑堑，何所恃怙？尊王当知，处世如是。

如今睹察，最胜自在，寻时发心，令我得佛。

王听我言，未曾见闻，为菩萨者，而怀放逸。

畏于弊兽，而驰迸走，仇敌执杖，举刀逐人，

而复饥渴，入于空聚，畏生死贼，谁当乐者？

今此画篋身，计之亦如是，

而常怀受斯，依兽四害蛇，

无量之阴盖，怨贼之患难，

孰乐于旷野，畏惧之境界？”

于是离垢施，谓舍利弗：“唯问贤者智慧之事，当以答我。所言智慧，叹于耆年智慧最尊。其智慧者，为有为乎？若无为耶？假使有为，则为起生、灭、坏之事虚伪之法。设无为者，离于三相，以是之故，为无所起；设无所起，则无合会；其智慧者，悉无所有。”时，舍利弗默无以报。

大目连曰：“仁舍利弗，当时发遣离垢施问。”舍利弗答曰：“女所寤者，不问有为及与无为，讲无所起，不可言声以答发遣。”

离垢施女问大目连：“世尊叹贤者，神足为最耆年，云何立众人想现神足乎？为法想耶？若立人想现神足者，人虚无实，神足亦空。欲以法想，法无所造，其无所造彼无所获，以无所获则无所想。”大目揵连默无言报。

大迦葉曰：“仁大目连，以时发遣女人所问。”目连答曰：“女之所问，不以想念无有想说，无作无念，唯诸如来、众菩萨等乃能发遣。”

离垢施女问大迦葉：“佛叹耆年知足第一，云何迦葉假使住于八思议门，而禅三昧愍哀众人，起行分卫所受食者，若一杓供此人之等，悉当生天，为以身事毕众祐乎？若以心了？设以身者，身则属外，不可以身而了事矣。有计身者，譬如草木墙壁瓦石，以是之故，不可了别。设用心者，心无所住以故不了。设以身心，在于外者，则无所有不可用了。”迦葉默然。

须菩提曰：“唯大迦葉，当时发遣女人所问。”迦葉答曰：“今女所问，悉无所受则应本际。以是之故，不可发遣。”

离垢施女问须菩提：“佛叹耆年在于闲居行空第一，其空法者，为有所说叹有形乎？设欲说法，法无起相亦无灭相。其有不起不灭相者，彼则平等；其平等者则为调定；其调定者则为无本；其无本者亦无所作；无所作者则无言说；已无言说则无心念；其无心念则无真实；设无所有则无有实；其不有实则是圣贤之所叹咏。”须菩提默，无以加报。

邠耨曰：“须菩提，以时发遣女之所问。”须菩提曰：“不当于此有所说也！默然为安。所以者何？女之所问无放逸事，有所说者则堕短乏有计法界，无有言说斯归于空。”

离垢施女问邠耨曰：“佛叹贤者讲法最尊耆年，以何因缘说法？设无因缘，则无所益。若以因缘讲说法者，则与愚痴凡夫同等。所以者何？愚痴凡夫与因缘俱，是故贤者不离愚痴凡夫之法。设无因缘无有形类，云何说法？无缘对故。”邠耨默然。

离越曰：“贤者，以时发遣女之所问。”邠耨答曰：“今女所问，不用习俗，问究竟度。究竟度者，则无言趣亦不可说。”

离垢施女问离越曰：“佛叹耆年行禅最尊，为以何心依猗于禅？为不用心？设用心者，心则如幻虚无所有，其三昧定亦无所有。设以无心，一切外处，诸屋宫殿、草木枝叶悉得三昧。所以者何？斯物无心。”离越默然。

阿那律曰：“贤者，以时发遣女问。”离越答曰：“女之所讲，问佛境界，则非弟子之所发遣。”

女问离越：“云何贤者，声闻法异？如来异乎？设以差别，其无为者则当殊别。一切贤圣悉无为矣！其无为者则无所生，其无所生则无有二，其无二者不可名二，何故说此寂无以报？”

离垢施女问阿那律：“佛叹耆年天眼最尊，云何贤者因以天眼有所见乎？为无见耶？设有所见则为有常，设无所见则堕断灭。所见无形为有别耶？”阿那律默。

阿难言曰：“贤者，以时发遣女问。”阿那律曰：“女之所问，除猛智慧，则不可以言说答之，默然为安。”

离垢施女问阿难曰：“佛叹贤者博闻最尊，今仁博闻，斯为何谓义？何所趣为用严饰？设以义者，义无言说，其无言说不以耳识而分别之，耳无所识不能分别，不能别者则无有言。假以严饰如世尊言，当归正义莫取严饰，是故贤者不以博闻而为要也。”阿难默然。

文殊师利曰：“仁者阿难，以时发遣女之所问。”阿难答曰：“今女所问，呵文字说而为博闻不可发遣，问于要义。要义无心，无心无处，非是学者所可言议，唯如法王及度无极。”

离垢施女问文殊师利：“佛叹仁者，于诸菩萨信解深妙最第一尊，以十二缘深故深乎？为以自然深故深耶？设以缘起为深妙者，又其缘起则无所行。所以者何？其缘起者无来无去，不可别知眼之所识，不可别知耳鼻口身意识所趣，唯缘起者无所习行。假使自然深故，深者则其自然无有自然，达自然者亦无有所。”

文殊答曰：“本际深妙故曰为深。”

其女报曰：“本际无际，以是之故，其二慧者为无有慧。”

文殊师利曰：“若无智者，则为颠倒。其本际者，假有言耳！”

其女报曰：“其无智者，亦无颠倒此之谓也。度于言说，亦不可得而无颠倒。”

文殊师利曰：“吾以假言而说此耳！”

其女报曰：“如来菩萨超出言说，不可以言而有所畅。”

离垢施女问不虚见：“向族姓子而自说言，令城中人悉得无上正真之道，男女大小其有以眼见光明者，睹如来究竟正觉。云何如来有色身乎？为法身耶？说法身者则无形像，若使有见如色身者则不见佛。如世尊云：

“其有见我色，若以音声听，

斯为愚邪见，此人不见佛。

“设以法身，法身不可见。所以者何？其法身者，以舍眼识无所造作，习俗之事不可得见。”不虚见默然。

宝英曰：“以时发遣女之所问。”不虚见曰：“女问无类不可发遣。”女报不虚见：“我不问类，亦不问无类。”时不虚见，以此言辞寂无所对。

离垢施女问宝英曰：“如今向者族姓子云，令其城中往古诸藏，悉自然现满中众宝。仁如是者，持宝来乎？此为何致而至是？见法无衣食，设猗衣食则与愚痴凡夫俱同，所以愚痴凡夫常猗衣食。设无衣食者，不猗世间所有众珍宝。”宝英默然。

离垢施女问弃诸恶趣曰：“向族姓子作是言曰，令其城中一切众人犯地狱罪，悉使其人令现在世殃衅轻微弃捐诸恶不可思议。如佛所言人所犯罪，会当受之不可得脱。若不可脱，云何欲令无智使罪轻微？诸法无主欲令有主，自有所作欲令无作。”

弃诸恶趣曰：“当以誓愿令罪微轻。”

其女报曰：“又族姓子，诸法平等，不可以愿而使动转。假使能者，一一诸人所兴誓愿心自念言：‘我皆当度一切众生至般泥洹。’设使所愿必能成者，则当能制令其所愿而不退转。”弃诸恶趣默无言报。

离垢施女问弃诸阴盖曰：“向族姓子与此念言，令城中人悉无尘劳众结之缚，除五阴盖。仁所三昧可定意者，欲使众人不增五盖。于意云何？三昧属己，属他人耶？设使属己，一切诸法皆悉无为，亦无合会。云何仁者，以三昧定，令一切人不著五盖？设属他人，不能于他而造恩德。”

弃诸阴盖曰：“当以慈心而疗治此。”

其女报曰：“一切诸佛皆行慈心，亦有佛土一切众生故长不尽。”弃诸阴盖默无言也。

离垢施女问光世音曰：“向族姓子而发此言，令其城中所居人民，闭在牢狱使得解脱，诸有系囚自然得出，诸有恐惧得无所畏，所疗治者有阴受乎？为无所受？设有所受，则属愚夫，以故不应无有受阴也。若无所受，则无所作，其无所作不能成就。”光世音默。

辩积曰：“以时发遣女之所问。”光世音曰：“女之所问不起不灭，以是之故不可发遣。”

女又报曰：“于光世音所之云何不起不灭？宁有问乎？”

答曰：“不起不灭，彼无文说。”

女又报曰：“无文字说则为智者，因示文字而有所讲，不著文字无所挂碍，无所挂碍则为法界，以是之故，晓了法者便无所著。”

离垢施女问辩积曰：“向族姓子而发此言，令其城中一切人民，目睹我者又我所见，悉得辩才，使诸伎乐转共谈语。仁之辩才巍巍若斯，以何等念而兴立乎？为于是立而

起生乎？设以生念而兴立者，一切众生皆兴立念，以是之故，不至寂然。若以所生得成就者，则虚妄矣！若不兴念则无所作，无所作者无寂不定。”

辩积答曰：“我属所愿为初发心众人之故，示愿之矣！假使有人来见我者，悉得辩才。”

女又报曰：“族姓子，其初发心有行处耶？设使有者则为常见，若无所有不当谓之为导御矣！悉离诸行。”辩积默然。

离垢施女问超度无虚迹曰：“向族姓子而自谓言，令其城中所有人民，我自所睹敢察我者，见不虚妄至于无上正真之道。云何佛道，为有、为无？假使有者，则是有为便可爱取。设无为者，无实不谛不可受持。”

超度无虚迹曰：“所谓道者，慧圣之辞。”

女又报曰：“其圣慧者有所起耶？而复为行寂然事乎？假有所起，是为思惟不顺之事，则当成于有为慧矣！行有为慧，便成愚痴冥冥之识所可分别。若以寂然则无颠倒，则无反覆；以无反覆，是则菩萨、弟子、缘觉、如来至真，无有思想。愚騃之夫乃想道耳，不谓智者。”超度无虚迹默然无言。

于是贤者须菩提，谓大弟子及诸菩萨：“便从是还，不须入城复行分卫。所以者何？是应分卫饮食供馔，离垢施女向者说法，我等听受，今日则当以法为食。”

时女答曰：“唯须菩提，向者所说无举无下，仁者云何有所志愿而怀想念欲诣精舍而处游居？唯须菩提，沙门之行出所止处，无有放逸不乐自恣。沙门之法而无所著，其无所著则无恚恨，不怀恨者则无所行，无所行者贤圣之谓。”

八大弟子及八菩萨、五百梵志，离垢施女、王波斯匿及余大众，往诣佛所稽首足下，绕佛三匝却在前坐。离垢施女绕佛七匝，住世尊前，以偈歌颂，而问事矣：

“我问于世尊，无著难得伦，

清净无所倚，名称不可量，

救济于众生，施以甘露悦，

云何为菩萨，而成就其行？”

于是离垢施，长跪叉手问世尊曰：“何谓菩萨在于树下降魔官属？何谓菩萨震动一切诸佛之土？何谓菩萨演光普照无量佛国？何谓菩萨而从诸佛逮总持法？何谓菩萨寂然定意而成三昧？何谓菩萨究竟众行而获神足？何谓菩萨而常端正？何谓菩萨而得化生？何谓菩萨大富饶财？何谓菩萨得大智慧？何谓菩萨常识宿命？何谓菩萨与诸佛会？何谓

菩萨而致逮得三十二相？何谓菩萨而能成就八十种好？何谓菩萨而得辩才？何谓菩萨得致福田？何谓菩萨眷属常和？何谓菩萨所愿佛土寻如意生？”

佛告离垢施女：“善哉！善哉！乃能发问如此之义，为诸菩萨摩诃萨施多所安隐，多所哀念愍伤。诸天及十方人，谛听！谛听！善思念之，吾当解说。”

“唯然，世尊，愿乐欲闻。”离垢施及与众会受教而听。

佛告离垢施：“菩萨有四事法，在于树下降魔官属。何谓为四？未曾贪著他人利养，志常不乐绮饰之言，劝无数人令顺本德，以无盖慈向于众生，是为四。”佛时颂曰：

“未曾怀嫉妒，离于绮饰丽，

劝化无数人，使行众德本，

常遵修慈心，向于十方人，

而降魔怨敌，自在所游居。”

佛告离垢施：“菩萨有四事法，震动一切诸佛之土。何谓为四？言行相覆入深法忍，志愿坚固于善正法，劝化无量一切人民令志无上正真之道，使善爱乐微妙之慧，是为四。”佛时颂曰：

“言行常相应，晓了深妙义，

所愿常坚固，逮得清白法，

劝化无数人，使志无上道，

以是四法故，能动亿佛土。”

佛告离垢施：“菩萨有四事法，演光普照无量佛国。何谓为四？常于冥处而燃灯火，于末乱世亦护经典而为诸乱处处不闲，因说经道显法光明，以宝香华供散佛寺，是为四。”佛时颂曰：

“常施以灯火，清净之光明；

最后穷冥世，而护于经典；

为放逸众人，而讲说经法；

以奇珍之宝，而供养塔寺。

菩萨由是故，演放其光明，

照曜无央数，亿千诸佛土，

众人得蒙晖，悉致于大安，

则便发志求，无上之佛道。”

佛告离垢施：“菩萨有四法事，而从诸佛逮得此法。何谓为四？以若干种而与各各奇异布施，一切璎珞庄严玉女惠诸求者，昼夜殷勤咨嗟宣畅如来之德，既有所行志多在于般若波罗蜜，是为四。”佛时颂曰：

“用若干之慧，逮得于总持；

庄严以璎珞，殊妙玉女施；

常咨嗟佛德，殷勤精修务；

求智度无极，诸佛之圣慧。

由是之福报，逮得于总持，

而行加精进，百千劫不坐，

其十方诸佛，所可讲说法，

强识之达士，一切悉得受。”

佛告离垢施：“菩萨有四事法，寂然定意而成三昧。何谓为四？患厌生死诸所可作，不乐居家志常欲舍，奉行精进弃捐多事，所可兴造尊崇洪业，是为四。”佛时颂曰：

“弃捐一切周旋处，彼修一心如虚空，

志无放逸行精进，所可修业能究竟，

意达行此四德事，遵修佛道斯寂妙，

便得三昧心憺怕，则成正觉佛道行。”

佛告离垢施：“菩萨有四事法，究竟众行而获神足。何谓为四？常轻便身，心不懈废，于一切法而无所著，察于四大如虚空界，是为四。”佛时颂曰：

“常轻便其身，心柔和无懈，

而于一切法，未曾有所著，

一心立其志，观察于四大，

而常以平等，瞻之如虚空。

于此诸四法，何因得兴行，

聪达以是故，逮无量神足，

则以须臾间，至百千佛土，

见无数诸佛，稽首为作礼。”

佛告离垢施：“菩萨有四事法，而常端正。何谓为四？未曾嗔恚，离于诤讼瑕秽之结；礼佛塔寺，信悦伏身；笃于庄严建立禁戒，善言应人不以蔽碍；观于法师如奉世尊。是为四。”佛时颂曰：

“不造嗔恚向他人，舍于厌秽蠲除垢，

常殊胜心念于道，当以恭敬扫佛寺，

奉修法禁护诸戒，而以善言应对人，

为菩萨者不怀结，观于法师如世尊。

以能习此妙法者，菩萨欢悦意勇猛，

因此端正睹者欣，无数百人共瞻察。”

佛告离垢施：“菩萨有四事法而得化生。何谓为四？作佛形像坐莲华上；又以青红黄白莲华捣末如尘，具足擎行供养如来，若散塔寺；多所愍伤于一切人；坚执禁戒，未曾求取他人瑕阙。是为四。”佛时颂曰：

“作佛形像坐莲华，细捣众华具施寺，

不求他阙怀愍伤，则得化生莲华中。

识念十方诸群黎，劝助众德令解脱，

若能习是德称行，则得化生尊导前。”

佛告离垢施：“菩萨有四事法，大富饶财。何谓为四？常行恭敬施不慢恣，以好被服而惠与人，常怀笃信喜乐淳淑，释置邪见，是为四。”佛时颂曰：

“其人若布施，恭敬无慢恣，

于一切众物，未曾有猗著。

以能笃信乐，诸佛之教诫，

便能常自在，致大富饶财。

心专怀恭吝，无谄无嫉妒，

未曾求人短，无有刚强行，

志性常质朴，所见修正直，

以是行之故，每富多财宝。”

佛告离垢施：“菩萨有四事法，得大智慧。何谓为四？未曾爱惜嫉于经典；若有犹豫辄为决疑；若修行者如应分别；设有所说晓了空事，身遵众行。是为四。”佛时颂曰：

“不为他人爱惜法，则能为众决狐疑，

常以教化劝诲人，思惟空事诸佛行。

若有士尊习是法，得大智慧名称普，

皆能顺从诸佛教，还成是寂通达句。”

佛告离垢施：“菩萨有四事法，常识宿命。何谓为四？讽诵经典常行精进，久可忘者而习得之，念故达新可所讽诵，识念句义分别了说；心口相应，以柔软辞为他人讲；立无量行而以殷勤修设法施，常护生死众苦恼者；嗟叹泥洹宣示安隐，方便晓了遵三昧行喜劝助人。是为四。”佛时颂曰：

“讽诵经典念所忘，以可意悦为说空，

修行经典未曾倦，专念三昧无众想。

以能奉行此四法，得知宿命大巍巍，

识念千劫不可议，疾得成佛众导师。”

佛告离垢施：“菩萨有四事法，与诸佛会。何谓为四？宁失身命不诽经道，尽其形寿不谤菩萨，假使被害初未曾与恶友相随，常念诸佛奉行三昧，是为四。”佛时颂曰：

“未曾谤毁佛经道，亦不敢讪菩萨短，

弃捐远于恶亲友，而常心念诸佛行。

玩习于此圣道德，以故得与如来会，

为诸最胜所见受，乃至成佛无上道。”

佛告离垢施：“菩萨有四事法，而致逮得三十二相。何谓为四？割己珍宝则以供散如来塔寺，以种种香合作香油而涂熏之，若复燃灯散种种华，顺敬贤圣而行道教，是为四。”佛时颂曰：

“珍奇异宝供佛寺，须曼油香燃灯熏，

若干种华而散施，尊悦意行不失义。

致身奇相三十二，端正巍巍众德备，

以是法故成就相，因致最胜人中尊。”

佛告离垢施：“菩萨有四事法，而能成就八十种好。何谓为四？常以敷设若干法座，供事他人谦悉无厌，数数往诣奉见法师，劝化众生使入佛道，是为四。”佛时颂曰：

“若干种衣敷设座，奉事于人未曾懈，

为众人故常慕法，缘是得致八十好。

劝化群萌入佛慧，若行此法道无难，

菩萨习是功德已，缘此得致八十好。”

佛告离垢施：“菩萨有四事法，而得辩才。何谓为四？导利菩萨之妙篋藏，诵习三品诸佛经典，昼夜各三思惟觉悟；一切世间悉保信之，诸佛之道不起不灭；执持止足分别观察；能奉行说不惜身命。是为四。”佛时颂曰：

“谨慎将护菩萨藏，昼夜奉行三品法，

得无从生不贪世，开化解说诸佛教，

欢喜悦故顺道化，执持所诲十力义，

未曾爱惜身寿命，以佛法故察诸行。

则能奉修此四德，辄因顺俗妙辩才，

为天世人所奉事，而持奇异饰华鬘。”

佛告离垢施：“菩萨有四事法，得致佛土。何谓为四？不怀异心，意常平等，将顺佛道，不违四辈，是为四。”佛时颂曰：

“见闻他人得供养，未曾怀嫉妒于彼，

常行等慈志无我，离于供事乐如空。

以此四法不可量，而常将护怀慈心，

得清净土妙庄严，速疾逮成致正觉。”

佛告离垢施：“菩萨有四事法，眷属常和。何谓为四？未曾破坏他人眷属；若有诤讼劝令和合；讽诵经法开导于人；而舍两舌谗言之辞，常赞叙人。是为四。”佛时颂曰：

“未曾破坏他眷属，若有斗诤劝使和，

讽诵经法为人说，初不两舌别乱人。

设能奉行斯四法，致得眷属不离散，

由是群从顺清净，缘此四法得备悉。”

佛告离垢施：“菩萨有四事法，所愿佛土寻如意生。何谓为四？若见他人逮成智慧不怀嫉妒心，常能修习六波罗蜜；见诸菩萨视之如佛；发意菩萨及坐道场，等心供顺无谀谄也；未曾求于虚伪之德，便能致得供养之利。是为四。”佛时颂曰：

“见德供养不嫉妒，志慕清净波罗蜜，

见诸菩萨念如佛，不以利养怀谀谄。

菩萨若能习是德，则能到见十方佛，

从意所愿见佛土，辄如心念得往生。”

于是离垢施重白佛言：“向者世尊所设教诲，假使我身不奉此法而有毁漏，则为违欺于今现在十方诸佛无极大圣。”

时，大目连谓离垢施：“此事甚妙，勿得轻易！道法玄微汝未晓了，诸菩萨行甚亦难办，不可趣尔女人之身，逮得无上正真之道成最正觉。”

离垢施女报目连曰：“如我所言至诚不虚，吾将来世得成如来、至真、等正觉、明行成、为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、号佛世尊，此三千大千世界六反震动，勿令众生有退还者，天雨众华，箜篌乐器不鼓自鸣，我转女像得为男子而年八岁。”适立斯誓愿，应时三千大千世界六反震动，箜篌乐器不鼓自鸣，离垢施女身变为男，形八岁童子。

时，大目连即从坐起，更整衣服，右膝著地，叉手白佛：“唯天中天，从今已往归诸菩萨及初发意，为之作礼谦逊顺教至诚佛道。所以者何？今小女子，乃能兴发兹道变化，威神无极巍巍尊妙，所可建立至诚之愿，一切悉现真谛瑞应，当具足成果如所言。”

佛言：“如是，目连，如汝所云，从初发意修菩萨行，至坐佛树则为天上世间众祐，过诸声闻及与缘觉。”

时佛欣笑。诸佛之法，若欣笑时，有五色光而从口出，照十方界，极于上界三十三天，还绕三匝从顶上入。

贤者阿难便从坐起，更整衣服，叉手白佛，以偈叹曰：

“其声如大梵，诸天龙鬼音，

如哀鸾悲鸣，微妙甚弘雅。

响若雷震雨，咸悦众人心，

假使欣笑时，多所而踊跃。

愿大德之海，十力笑何因？

唯为分别说，令疑者得解。

他六反震动，普土莫不曜，

雨柔软众花，堕诸天人上。

化制外异学，如狮子御兽，

愿为我分别，何故而欣笑？

日月亿千垓，明珠电火焰，

诸天龙神明，梵天王威德。

能仁若出光，清净无垢尘，

十方明悉蔽，佛光独显现。

白毛眉间生，洁白如妙珂，

细滑若好衣，美泽犹真珠。

圣光如云气，照百千佛土，

众所之戴仰，愿说何故笑？

调定其心意，眉相哀世俗，

细微超乳色，如山雪远现。

青黄赤白黑，复如紫红相，

若干千光明，从能仁口出。

照遍三千国，悉蔽日月明，

乃至通虚空，照一切众生。

令火灭水竭，大海尚枯涸，

佛所说至诚，未曾有差异。

假使十方人，悉成为缘觉，

一一致智慧，寿百亿垓劫，

皆来住佛前，一时启问义，

能仁等同时，一音悉决疑。

普慧度无极，靡所不晓了，

大福威唯说，奇相三十二，

何因而欣笑？云何说道慧？

诸天世间人，闻美软密教。”

佛告贤者阿难：“见离垢施，志求佛道立至诚愿，三千大千世界六反震动，变成男子？”

阿难言：“见。”

佛言：“是离垢施菩萨，发无上正真道造行已来，八十百千阿僧祇劫，然后文殊师利乃发道意。女成佛时，复次如文殊师利，四十八万诸菩萨等，佛土清净为一佛土。”

时大目连问：“离垢施，汝族姓子建立于慧，发无上正真道意以来久远，何以不转于女人身？”

离垢答曰：“世尊叹仁神足最尊，卿何以故不转男子？”目连默然。

离垢施曰：“不以女身及男子形逮成正觉。所以者何？道无所起，无有能成无上正觉。”

文殊师利白佛：“难及！世尊，离垢施菩萨深入微妙巍巍乃尔。”

佛告文殊：“离垢施菩萨，从六十亿诸佛世尊行空三昧，从八十亿佛启受奉行不起法忍，从三十亿佛启问深妙菩萨道品，供养奉事八十亿佛，饮食肴膳衣服钵器是为究竟，决了无疑欲有所了，开化一切故，问印三昧。”

佛语文殊：“若有族姓子女，受此经法，广为他人分别说者，德不可量！假使有人恒沙佛土满中七宝，兴设布施，不如受持讽说此经，福过于彼不可称计。是诸菩萨因之报法，当须饮食，从得成就。”

文殊师利问佛：“是经名何？云何奉行？”

佛言：“是经名《分别辩才普达悉周》，离垢施问当奉持之。”说是经时，八十亿天与人，究竟决了无上正真道意。

时，辩积菩萨白世尊曰：“离垢施菩萨久如当成无上正真之道，为最正觉？”

佛言：“族姓子，过恒沙等百千阿僧祇劫，当得佛道，号名离垢光英王如来、至真、等正觉、明行成、为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、号佛世尊，劫名无量德自由，诸声闻菩萨，所居服食犹如天上。”时离垢施菩萨，闻佛授决，踊在空中去地八十亿七尺，放身光明照百千亿诸佛国土，在世尊上化现八万四千琦宝之盖以供养佛，则于虚空示无央数神足变化，礼于十方不可称计如来至真，供养毕讫寻复来还，住于佛前。

于时，梵天、梵志及五百众闻佛授与离垢施决，及见变化，益用欢喜，踊跃自庆，善心生焉，同合一声，以偈叹曰：

“其有奉敬佛，是等大福利，

若稽首正觉，便逮平等法。

宿世犯罪衅，生于梵志家，

见世尊弟子，口宣言不祥。

唯今自悔过，坐说此言故，

睹见诸佛子，所语不顺义。

其不见世尊，人中之尊王，

得人身无益，不宜受饮食。

离垢施知之，吾等虚妄祠，

睹见佛诸子，恭敬为稽首。

善为我等说，吾初生堕地，

得见于导师，便逮闻佛名。

彼叹圣功德，正真无虚妄，

吾等辈一切，闻之愿道意。

是我本余福，还得闻佛音，

来到导师所，听省经典义。

见礼于世尊，闻察无上法，

蒙见导师故，解脱众苦恼。

世护多所安，用说此法故，

吾等当学是，因成诸佛法。

闻行于正道，缘致诸佛法，

以愍伤我故，宣畅真谛行。

讲说道之门，菩萨所当奉，

是平等之行，令成世明道。

见此等心已，佛即时欣笑，

阿难问世尊，人中上愿说。

五百诸梵志，在此前立者，

皆当同一劫，逮得佛导师。

前世已曾更，供养五百佛，

于此寿终已，当见亿垓佛。

于八十亿劫，未曾归恶趣，

于一一劫中，当见亿垓佛。

从是异劫中，当成两足尊，

号名曰梵志，皆共同一劫。

寿命悉一等，各八十亿劫，

尊土圣众同，比丘八十亿。

导利于群生，开化亿人民，

稍稍所游居，寂然无所著。”

佛说如是，离垢施、诸菩萨大会之众，梵天、梵志等五百人，王波斯匿，诸比丘僧，天、龙、揵沓和、阿须伦人民，闻经欢喜，作礼而去。